

西
堂
文
集

西堂雜組二集 卷五

長洲尤 侗悔菴

書 十首

上龔總憲書

恭惟閣下北斗上公南山君子起大小龔之後卓爾不羣介左右江之間峩然獨秀有鐵石梅花之氣槩兼山川香草之風流鼓吹六經而丘索典墳如琴瑟笙簧之並奏鹽梅九鼎而兵農禮樂若羔腍蠶績之咸宜爰貳爽鳩白雲起而圖扉鞠草俾專司馬紫蓋見而玉帳生風久造膝于席前遂彈冠于柱後擅烏府先生之望七

貴泥樓聞驄馬御史之謠三公避路摧剛直枉舍狐狸
而問豺狼指佞觸邪視鷹鷂之逐烏雀霜風捲地霖雨
回天 朝廷頒其議于政事之堂則爲快活條貫草野
鋟其書于金石之錄皆曰忠愛文章總一臺之紀綱榻
橫牙角秉九流之刀尺簪盍龍門庶乎得聖人之清如
此任天下之重雖兒童走卒盡知安石之爲蒼生况屬
吏門生不仰季長之有絳帳聞風能立觀海思歸侗吳
下阿蒙南州孺子操三尺管輅輕于騎東方擁五車書
漫擬百城南面十年不遇遂令鄧禹笑人四海無儔未
見鮑生知我臣飢欲死壁立相如予去何之塗窮阮籍

竟折腰于五斗將糊口于四方仕有時乎爲貧顧漸小
草出無辭于排難正遇盤根遠戍功名端憂歲月王粲
登樓之日淚滿青衫班超出塞之年愁生白髮李將軍
之故地夜聽邊聲王車騎之閒曹朝看爽氣文成鸚鵡
禰衡悲尸冢之間跡寄鷓鴣張華感樊籬之下翟尉之
門羅雀松菊無存史雲之釜生魚樵蘇不爨焚琴煮鶴
一飽無時納履捉衿孤寒何地坐然明于堂下孰許論
心逢甯戚于車前誰憐扣角鸞臺鳳閣無非甲乙之才
莘野磻溪終是斗筭之器以家門考經濟則由求從政
寧居陽貨之先以科第論文章則李杜稱詩必出顏標

之下自非九方相馬肯略牝牡驪黃或者大匠掄材不棄輪囷枯朽荆山不剖卞和泣血以相明豐城久埋雷煥望氣而自躍鍾期未遇朱絃無三歎之音般郢當前鉛刀有一割之用求人匪易知己良難昔國子先生屢上書于宰相汝南太守亦自贊于康成愚固不倫願實相等楷模在望孔融登元禮之門竒字滿牀侯芭入子雲之室敢言桃李聊備參苓伏望尺寸兼收斗升分潤操其長綆援絕壑之行人假以餘光照寒鄰之績女老驥伏櫪尚効馳驅飛鳥依人寧忘飲啄苟以蟲臂鼠肝爲足用將附龍鱗鳳翼而彌彰至乃風雅一塗不啻編

摩數載湘東三管筆冢曾封鄴下五言詩城自築登山
臨水不無刻羽之聲弄月嘲風每有雕蟲之悔方外司
馬長嘯恒多江東步兵短歌間作辟草蛩之吟雨壑真
布鼓之過雷門所賴弘獎風流抽揚月旦排沙簡寶舍
短收長點鐵成金改媿作好筆則筆削則削一字南金
步亦步趨亦趨終身北面小子有造荷明師之教成大
言不慚資鉅公之絕倒

上曹通政書

侗聞之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
之明忌也是以毛遂贊于趙相君子譏之方朔鬻于漢

廷賢者爲恥語曰抱璧途乞無爲貴寶儒者大雅固不
屑矣然而騏驎逐九折之坂見伯樂而長嘶梧桐生千
仞之岡遇子牙而發響何則相皮者衆知音者希鹽車
雖困不邀剪拂于圉人梁木雖隆不吐宮商于匠石此
越石求伸于知己昌黎貴遇于大賢豫讓許身于知伯
侯喜矜色于盧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夫車鐸至微荀
勗取以和樂爨材垂朽蔡邕斷以成琴牛溲馬渤而越
人求之竹頭木屑而陶公不棄是故物無美惡當時則
貴士無賢不肖遇人則名蓬蔕入宮日以蛾黛蠶非登
俎配于雕胡撥其枝葉則椒蘭無馨香之芳假其羽毛

則燕雀有飛鳴之勢所以蟠木求其光容圭璋貴乎特
達兩美必合尚庶幾焉恭惟閣下四海偉人千秋作者
文章高視西京意氣人倫東國如泰山北斗莫不仰其
高而景星慶雲爭先覩爲快方今大道平康四門雍穆
鵷鷺盈于九列夔龍布于兩階而閣下于焉至諤諤
以昌作朕股肱爲王喉舌宣室之論天子獨重賈生武
帳之奏公卿皆憚汲黯矧夫蓬茅布褐郡邑簪纓接其
丰采草木之藉陽春承其美談魚龍之逢風雨有不延
頸龍門摩肩鐵限者哉若侗者江表腐儒蘆中窮士讀
古人書五經六藝之說旣聞其詳友天下士三君八及

之名亦知其槩志大而才不逮氣矜而力不足名隨謗
至命與仇謀書寸上而不行學三年而不毅易衣并日
悲歎窮廬于是遠追抱關之義近維捧檄之心身既可
以許人仕有時乎爲養夫莊周游戲于漆園曼倩浮沉
于金馬達人之高致也長孺薄淮陽而不爲士元守耒
陽而不治志士之遠謀也以侗視之皆非其比自無舊
業敢恥微官一命雖卑陳力就列孰意蹇而又蹇放此
邊關長沙卑濕賈太傅之傷生潯陽蕭條白司馬之掩
泣旣謝投筆之功但增掣肘之患頗抱鳴琴之興時懷
索米之憂歌不飽而兒啼賦無衣而婦歎涼風九月塞

雁南飛哀杵亂鳴悲笳互動望長安而日遠睇吳市而
雲飛秦公子之登樓楚大夫之處廓感時撫景惆悵何
言亦嘗驥首青冥思自奮激而泥途局促振拔無由唐
人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以侗年境當之正子桓
所云已成老翁但未頭白耳夫漢以策取士而班馬楊
雄不與唐以詩制科而李杜浩然遺之下者勿論豈子
虛太玄不及公孫春秋北闕南山不如湘靈鼓瑟乎然
非破拘攣之見馳域外之觀鮮能物色于風塵網羅于
寥廓世俗悠悠奉名經爲鴻寶秘聖書爲金科執斯以
槩則屠釣胥靡終非俊物貴耶掾吏必乏奇才磊落不

羈之士有槁死岩穴投老遐荒耳惡能揚眉抗手陳誠
懇于本朝行話談于當路哉雖然甯戚不恥飯牛而商
歌以感管仲王猛不差捫蝨而雄辨以動桓公李白上
書相國而自署海上釣鰲客王適投刺將軍而自名天
下奇男子侗雖不敏請侍下風倘不麾之門外則升堂
入室小子何敢讓焉金非莫邪而類躍冶玉豈連城而
將泣血賤似非封而思下體之揉質同胎驚而求一顧
之知齒牙餘論願先生勿惜也侗自束髮學爲詩歌古
文詞慕吉甫之穆若懷德蓮之斐然戶牖都着刀札遂
有然昌黎以爲大慙子雲悔其少作世無玄晏則太冲

三都未免覆瓿耳以閣下黃初家世正始元音金石笙
鏞會龔而鼓秋水向若奚啻大巫顧鳳輝丹穴華蟲猶
飾于林中虎嘯谷風蟋蟀尚吟于牀下雖不自諒各有
所長青蓮烏夜之作賀監解貂昌谷雁門之行文公束
帶才雖愧于古人事實希于往轍絕塞無友俗吏寡聞
竊恐刻鵠不成探驪未得守井蛙之見貽遼豕之嗤敬
錄篇什仰陳函丈幸而教之感且不朽以筵撞鐘以蠶
測海放言無章伏望寬其督責少垂察焉

再上龔總憲書

語云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然則士非知己固

無可用之日矣夫使士終身不遇知己而不用或誤爲
不知己者所用二者皆無足惜惟是遇知己矣上欲援
之而阻于格下欲攀之而懸于勢逡巡却顧而時已去
機已失使知己有不獲用士之憾使士有不克効用知
己之羞斯則天下所大痛耳今有畜千里之馬者以駕
鹽車于九折之坂旁人不識也伯樂過而識之其馬凄
然長嘶伯樂亦潸然流涕乃告其主曰此良馬也又稍
稍語其旁人然是馮也風霜憔悴之形厓谷顛踣之狀
皮相者無一取焉且田野之子農行三十里賈行五十
里乘千里馬安之雖其旁人亦無能以千金市之者設

有圉人牧吏飾以金羈絡以玉勒騎而致之長安大道
之東洛陽小苑之西星飛電躍光采炫耀左右歎羨價
增十倍然是馬也寧老死于九折之坂而不願爲圉人
牧吏所得何者感伯樂之一顧而思爲之用也今世所
謂伯樂者舍閣下其誰哉攬四方之紀綱秉百工之力
尺位已尊矣望已隆矣文章經濟赫然稱當代一人矣
而猶傾心于下吏肯首于愚生褒尺寸之才揚纖毫之
美故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莫不慕閣下之知侗爲
特奇而幸侗之受知于閣下爲獨至也然侗之年已踰
三十矣跼蹐于卑官棲遲于絕塞者三年于茲矣今秋

一病五十餘日假使三日不汗七日不食則卒然溘霜
露填溝壑雖欲長侍門牆豈可得哉又使掌銓衡者計
其年限等其資格授以遠方一丞則侗必流離坎壈于
山巔水涯之外終不得奮其舌而昂其首否則南山之
南北山之北侗將長爲農夫以沒世而玉堦方寸地迄
不敢望焉侗固已矣獨使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以
爲有知已如此而士尚不用有士如此而尚不爲知已
用相須何殷相遇何疎有不慕者轉而爲歎幸者變而
爲悲哉昔馬周年僅四十餘耳太宗及其壯而用之遂
成貞觀之治賈誼年亦三十三文帝知而不用竟死長

沙向使文帝及賈生之壯而盡其才功名豈在馬周下
而二子遇不遇懸殊者則以賈誼排于絳灌馬周引于
常何士固仲于知己而詘于不知己者諒矣夫才雖天
生而器由人造豫章之材莫不知其良也荆山之璞莫
不知其貴也然木與石默而不言一旦有匠焉斧之鋸
之曲之以爲輪轅方之以爲門戶有匠焉琢之磨之雕
之以爲杯華飾之以爲佩環而木與玉終無言以自明
焉徒使建章之檇櫟明堂之砮砮笑人千載而其時卽
有卞和郢石者見之亦相與悔恨而莫及豈不哀哉然
馬之遇伯樂木之遇郢石玉之遇卞和者十有八九其

不遇者偶耳顧與其流涕于未遇之時悔恨于不遇之
後不若馬之善鳴木與玉之能言者脫田野之足去拙
匠之手不爲圉夫牧吏所得與樗櫟砮砮所笑故以狂
瞽之言陳于知己之左右幸憫而察之

寄王太宗伯書

侗自辭絳帳遂出青門策蹇足以言旋挂征帆而長往
于斯朱夏爰渡黃河雖去國之悲生平已矣而歸田之
適意氣浩然松菊猶存琴樽無恙便當躬披短褐手執
長鑿釣魚東海之濱種豆南山之下聊云卒歲敢曰違
時惟是刀筆小吏受 至尊之知章句庸儒奉大賢之

教而功名不立學業無聞霜露忽凋草木同腐以此抱愧未能解憂耳然而易著見幾書稱知命侗雖不敏請事斯言所賴仰託門牆俯哀溝壑知白雪之寡和附青雲而益彰苟達微忱寧愁遠道時因便羽率候興居書不盡言翹首而已

荅周侍郎書

僕束髮受書卽知中州有元亮先生昌黎所謂景星慶雲潁濱所謂高山大河也今乃得登龍門親燕笑不勝喜慰二十年夢寐爲不虛矣僕亦嘗北走燕趙南入閩越中歷齊魯楚豫之區求當世之大人先生者而從之

遊大約錢穀之外別無政事簿書之外別無文章拜跪
之外別無面目酒食之外別無肝膽天下士有投一刺
獻一書者不標之大門則束之高閣耳嗟乎被龍章于
裸壤奏韶樂于龔俗誰爲爲之孰能聽之此虞生所以
歎恨于青蠅也求其下士之誠好文之篤如門下者有
幾人哉信乎相須之殷而惜乎相見之晚使僕于二十
年前游大賢之門稍得吐捫蝨之談奮雕蟲之筆斟酌
千秋馳驅萬里或有可觀小草雖微亦藥籠中物也至
今日者周游晚歸風雨相半焚書瘞筆投老空山雖有
尺寸之才亦焉用文之爾已雖然僕之向往則有在矣

濟南生云國家無吾輩文章之士則鳳鳥不鳴于岐山而仁獸化爲檮杌夫麟鳳雖不常生然必間世一出不然者怪鴉登壇野干執幟矣鷦鷯決于榆枋亦慕丹山之彩驪黃蹠于棧櫪亦仰大角之祥惡有對怪鴉而長鳴朝野干而率舞者哉承頌大集于大江中讀之砰礚澎湃與潮音相荅洵奇觀也尺牘一選尤見精詳子桓稱元瑜書記翩翩足樂而劉公一紙至賢于十部從事豈小道哉竊不自揣錄近作數首呈之典籤明鏡在前雖嫖母無所匿其醜矣亡友湯卿謀少年早夭其遺集湘中草可以傳世而未得其人以傳知明公于存沒之

誼最深故摘其中尺素數則寓覽此未足盡才人之萬一蓋哀其無聞庶乎附作者以彰焉伏惟留意

與宋荔裳憲副書

前者仙舟經于敝邑殊乏菱蒲之獻虛邀蓬華之輝顧影知慚望塵增悵恭惟門下爰自燕山聿綏海甸風流吐納襟三江而帶五湖才略縱橫競千巖而爭萬壑黃旗晝見紫氣秋高某本菰蘆有如檣櫓嘗仰昌黎之北斗得交安石于東山邂逅登龍追隨附驥竊訂千秋之雅相將十載于茲至如季布居官恒遭謗議屈平去國不乏離憂每荷包容更加推輓此拔山超海負德難勝

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者也惟是放逐以來窮愁日甚叩
門乞食終無一飽之歡閉戶著書未免單寒之苦歎遭
逢其已矣矢報效以何從信乎枯木朽株無取材于哲
匠或者遺簪墜履不見棄于仁人決西江之水可活枯
魚垂北海之雲自依窮鳥雖有驚馬差許驅馳毋論鉛
刀亦堪剗割庶幾田文門下仍留長鋏之賓庾亮樓中
不去胡牀之客旣兄行李附候旌麾率爾無文定資絕
倒

公留剖公住山書

恭惟剖石大和尚德茂三明功深十定花開五葉獨承

賓主之傳月出萬峯親受君臣之位借竹筥而顯道妙
義風翻把鉏斧以開山威音雷震揚眉瞬目百尺竿信
手拈來運水搬柴七斤布隨身著去地周十笏啓八界
之金繩天轉三輪裝千尋之寶座碧巖青嶂皆成歡喜
之園翠竹黃花盡繞總持之樹漁洋翠律象此宗峰震
澤鴻溶歸于性海蓋現身說法三十載于茲而禮足投
誠五百衆以下某等持四句偈尚苦舌本生疎叅一味
禪恒歎拳頭不識幸接傳燈之教獲登選佛之場方謂
永渡迷津長游覺路而道途傳說忽聞飛錫之期方丈
貽書遂示拂衣之願深惟雅尚未愜愚衷假云三宿必

戒則達磨九年面壁已恨其多果以四教爲懷則智勝
十劫道場猶嫌其少況此聖恩上刹實由仁德中興新
蔚祖之華幢振漢公之法鼓僧祇大衆並仰門槌梵釋
諸天咸依坐具而乃輟珠輪于末路斷寶筏于中流竊
恐猿鶴吞聲龍象掩色桃花栢樹徧地蕭條鹿苑雞園
一時寂寞昔馬祖八十猶然口吸西江趙州百齡正爾
眼爍天下矧師道臘未及古稀即使力倦翹勤志存休
歇亦當臻絳人之甲子祝黃檗之春秋廣集人天善來
緇素博採株杌之衆別傳獅吼之兒然後打破禪牀擲
開拂子將掉頭而不佳縱撒手以何難今開堂旣無持

鉢之人退院又少卓錫之地雖高如汾業折脚錯甚處
安排貴比南陽無縫塔未曾製樣豈惟羣心戀慕頓失
眞如抑覺大事倉皇不成解脫且愚聞五蘊非有四大
本空固泯去來寧分人我若認昔來今去似添一段因
緣必欲離我求人又造兩重公案徒慮修齋婆子不免
燒菴祗恐出院文殊終須喫棒聊供一喝仍望三思伏
願擴濟世之弘慈捐投閒之小讓西山露柱常護軍持
北寺伽藍還迎拄杖則馬鳴龍樹悉驅馳三乘之年并
石女木童俱歌舞四門之日

公請物外禪師書

恭惟物公和尚妙年悟道正法當機脫下青衫便著七
斤之布擲開翠鏡已持八角之盤卓爾萬峰鉢早傳於
玄墓泓然一水杯復渡於青蓮人天並仰音輪道俗咸
歸慧炬茲有西山化成菴者雲飛千尺當年處士之家
雲覆十方此日頭陀之寺住持靜默薰心抖擻竭力經
營雁堂輪奐於金繩螺髻莊嚴於寶象尚虛十笏之地
未逢九帶之人欲闢叢林須延上座伏望秋風飛錫曉
雨拈花垂一足以開山現三身而說法探竿振喝遠宏
臨濟之宗揮塵清談重起支公之席將見滿堂枯木皆
叅豎指之禪并令一片寒岩盡化點頭之石

荅蔣虎臣太史書

來書云數年來學道何如弟有妄想不可不實情告知
已者向來屢欲具一小疏薦舉海內之人其一則

作小說教道人家兒女作桑濮間事其一則

選宋文周程張朱之後乃附一龔開宋江三十六賊贊
之中比作出類拔萃之聖人其三則從友人處得先生
所作宋玉傳奇大意見神女淫奔君臣聚處此事宋大
夫原未有實事所云行雲雨亦是風伯雨師之類在楚
王夢中尚未有非禮之及公今以此污蟻神人褻瀆造
化以較之兩人猶爲勝之因是契厚不敢聲說使兩

公亦在網羅之外至今抱疚仰乞垂聽狂瞽速爲毀板
所造於公家子孫功德無量也

比見邸鈔得公疏知己謝病歸里輦上貴人戀棧不休
而公棄熱官如敝屣非道力勇決安能若此記往歲有
詩寄懷云山中叢桂發可以招王孫公荅教云從軟紅
中回憶故鄉風物如飢人覓食何暇勸導小山叢桂不
待公招行自招矣今果踐宿諾將待公於西山千尺雪
邊把臂話舊真一快也惠師北歸接讀手札至末簡爲
之一嚇直得通身汗下旣而思之匿笑不止聊爲公剖
之蓋巫山雲雨之事迄今數千百年詩人引爲美談卽

舉其尤雅馴者云微生盡戀人間樂惟有襄王憶夢中
又云一自高堂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苟無交感之
私王何憶之有而旁人亦何所疑詩人一字冷然定案
然有識者辨其夢非襄王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遊
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
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先王謂懷王也
若再見夢於襄王幾乎父子聚麀無禮實甚且神女賦
本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
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云云君告其臣不應曰對
玉曰狀若何也王曰茂矣美矣云云後又云王曰若此

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不應重疊王曰字此一點之訛更爲玉夢無疑也來教云宋大夫原未有實事固然賦云牽予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又云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夫神女旣託體先王爲臣子者在君父之前豈敢昌言苟合爲尊者諱不亦宜乎然至於日略微盼精彩相授則感動依憑爲已極矣必抱衾而成親待挂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其後所賦東家之子亦彷彿此意時稱玉口多微辭殆不虛耳然遽執此爲玉罪則未可蓋玉所賦者夢也夢生於想

想生於因乃亦有無因無想而爲夢者至人無夢則已苟有夢則充類至盡極天地間奇怪齷齪恍惚顛倒之事何所不有而况區區一夕之歡乎湯臨川牡丹亭云此女夢中所犯如曉風殘月玉之罪無乃類是抑有過于此者曹植求甄逸女不遂後爲文帝所得黃初入朝帝以后所遺枕賚之歸途感而入夢因作賦曰感甄明帝嫌其不雅改曰洛神若比例斷獄則子建有陳平直不疑之嫌矣罪不加於玉一等乎且玉神女尚有故事可證子建洛神直是平空誣坐來教譙以污巖神人褻瀆造化則宓羲之妃與赤帝之女何以異焉果如公言

神女必清虛高潔體絕婚媾乃懷王一席已爲白璧微
瑕矣夫神人雖殊陰陽一理驟騎神君之事紀在正史
若智瓊之適弦掾蘭香之嫁張碩彩鸞之伴文簫沈亞
之娶蕭家公主韋安道配后土夫人李羣玉至爲虞舜
之辟陽侯雖荒唐狡獪未可盡信文人好奇猶艷稱之
總以巫山一篇爲公案耳以此推之朝雲暮雨夢固無
徵卽神女豈有其人不過如子虛亡是之流或有所假
託而名焉如子建之感甄后而名洛神安知玉不感於
東家之子而借神女以發其思慕鬱結乎古人著書寫
言十九玉嘗爲大言賦云方地爲車員天爲蓋長劔耿

介倚乎天外小言賦云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蝨腦切
蟻肝其說夢也亦若是已矣夫以男女之情而寄之於
夢夢寐之緣而託之於神鬼神之狀而形之於文莫非
幻也而僕復以古人之文演而爲戲則尤幻之幻者如
海市蜃樓鸞籠錦障倏忽吞吐不可究詰今立傀儡於
前而大人先生正襟危坐以責之不幾夢之中又占其
夢乎然僕之作讀離騷也蓋悲屈原之放逐而以玉附
傳焉離騷以夫婦喻君臣九歌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
予今目成似乎淫褻之至而其旨要歸於正玉固學於
師者特借神女之事以感諷襄王而惜乎王不之悟也

昔世祖皇帝覽而善之深知鄙意故命教坊演習以爲忠臣之勸而公不加細察据爲罪案斯僕所大痛也既而笑曰吾挾天子以令諸侯使襄王而在亦當自誣服况異國大夫何處稱屈蔣先生雖有柱後彈文其如我何然非公無以發我之狂言嚴冬苦寒一博胡盧而已

公致王孝廉書

愚聞春秋責備賢者蓋以忠孝節義之事惟賢者能爲之人有忠孝節義之事亦惟賢者能曲成之樂與之雖詩書所載數千年以上之事聞之莫不喟然歎興也况

生在同時者乎雖道路所傳數千里以外之事聞之莫不勃然感動也况近在一家者乎故古之人忠如伯夷子胥孝如申生伯奇節如共姜伯姬義如豫讓鉏麴其死也人皆哀之敬之其死而尚未至於死也人必被髮纓冠匍匐以往救之夫伯夷子胥諸人之志在於死也理之正也而人不忍伯夷子胥諸人之卽至於死也情之至也惟賢者可與言理惟親者可與言情故春秋責備賢者而僕等於賢而親者責備有加焉練川之有門下喬梓非當世所謂賢者乎門下之千貞女秀文兄妹也以尊大人視之猶女而女也天下之至親孰過于是

乎今聞貞女之事者士大夫則酸鼻流涕匹夫匹婦則
曠若發矇閭巷小人亦慚愧浹汗以爲鐵中錚錚閨中
佼佼而在王氏則猶之景星慶雲也祥麟威鳳也嘉禾
芝草也太原積德累葉簪纓其發祥于門下喬梓者勿
論即使推而大之如關西之四世三公河東之三代宰
相愚以爲未及貞女之生爲家庭之瑞宗族之榮也何
者天道之於富貴以爲庸俗之物不甚矜惜而忠孝節
義必自間氣所鍾其鍾于奇女子者尤罕見焉然天旣
甚愛之矣又若甚害之使之生使之死使之死而復生
使之生而欲死其摧挫而扼塞之者如孟子所云苦其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窮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極
千古聖賢豪傑之患難交集於一女子之身吾不知天
之意固愛貞女之節而宛轉磨鍊以成其名耶抑將害
貞女之節俾之流離顛沛以殞其軀耶語云無助天爲
虐助天爲虐者不祥又不知人之意當助天之虐坐視
其凍餒而不救耶或者體天之愛而稍扶持周給以爲
名教之勸耶二者門下宜奚取也門下喬梓之于貞女
愛之亦至矣始則鞠育之教誨之締以婚姻可永畢矣
其負約也所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者幸尊大人不奪
其志却楊氏聘而貞女免於一死及改卜朱家吞環絕

命而母驚如故幸門下投袂而起挽車以歸項氏而貞女免於再死然此後厄於南翔羈於楓涇流於吳門嫡母見逐舅姑相背飢無粟寒無衣居無敝廬貞女之濱於萬死者數矣豈止一死再死乎哉聞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夫使貞女之不失節而得不死門下之惠也而使貞女之不失節卒得餓死亦豈門下之心乎今吳中大無荒民載道門下以拯飢濟溺爲心見老弱之轉溝壑者必思煑糜以饋之矣見壯者之散四方必思築舍以安之矣然猶有可諉者曰疏且衆弗能徧也其宗族朋友之貧者苟有緩急叩門必應先賢如范文正置義

田忠宣助麥舟門下父子好義當優爲之况提携一弱
息乎假使秀文僅無知女子所配不良廢棄家人產業
然憐其孤露撫如已出猶當終身衣食之况貞女大節
雖烈丈夫不如者乎項郎雖貧賤然年少讀書能文是
未可量也漂母哀王孫而進食况半子乎今擬一不倫
之事于此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其父王孫大怒曰女
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相如盡賣其車騎買一
酒舍酤酒身著犢鼻褌滌器而令文君當壚王孫聞而
恥之人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非財也今文君
已失身于長卿長卿雖貧其人材足依也奈何相辱至

此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
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今項郎
之才未知與相如何若然以貞女視文君則天淵矣而
門下喬梓又非王孫之比獨不能分一箸乎任西華冬
月練裙路遇劉孝標泫然矜之彼故人之子且然屬毛
離裏何忍棄之若遺也雖然世態悠悠天倫陌路吾何
望焉惟門下爲當世賢者賢者必篤于親故望之獨深
望之深則責之不得不切愚按春秋責備賢者故于晉
文公之侵曹伐衛雖意在救宋猶譏其復私怨而忘同
姓之親此胡氏之深文也然春秋亦有爲賢者諱如救

邢而不言狄滅邢城楚丘不言狄滅衛城緣陵不言徐
莒脅杞公羊氏一書再書皆以爲爲桓公諱蓋曰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
桓公恥之也然其救之城之有繼絕存亡之功雖文不
與而實與之又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
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今門下之于貞女匪直
曹衛同姓之親也貞女之處今日則幾幾乎有三國滅
亡之憂矣度門下之心必深以爲恥量門下之力豈遂
弗能救歟齊桓晉文之事將奚擇焉僕等之敢于責備
賢者正深欲爲賢者諱也狂瞽之言幸賜垂察

小簡 五首

荅蔣虎臣

書至知公已游華山兼示詩記敘次歷歷使人恍然如
置身蓮花玉女間甚羨至云當時惟懼一跌爲泥今日
又恨不飛身直下化爲輕塵與希夷同不朽不覺啞然
失笑昔昌黎登華山痛哭垂書訣別家人昌黎非畏死
者直是一腔悲憤無處發洩借華山爲痛哭塲耳然太
白登落雁峰恨不携謝眺驚人詩搔首問青天此等興
致又何奇曠乃爾今公此游先憂後樂將在韓李季孟
間耶惜僕不追隨其後與公一歌一哭使山鬼見而却

走也

荅王阮亭

開札便云寒夜大風雨臥不成寐聽黃河濤頭直徹枕
上輒作四詩寄懷僕已知公必有絕妙好辭及讀第一
首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
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遂欷歔泣下掩卷不復讀也李
嶠水調山川滿目淚沾衣本不爲明皇而作乃明皇聞
之潛然出涕不待曲終而去况公爲僕作恨賦哉語云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漢宮人爭誦王褒洞簫賦元
稹樂府傳播妃嬪呼爲元才子有此知音亦復何恨但

時移事往未免感傷耳海水汨沒山林杳冥羣鳥悲號
伯牙援琴而歌以爲先生殆移我情想公作詩之夕黃
河湯湯亦定有馮夷擊鼓湘靈鼓瑟也

又

來書謂僕清平調一劇爲吾輩伸眉吐氣第不圖肥婢
竟遠勝冬烘試官摩詰出公主之門太白以妃子上第
乃知世間冬烘試官愧巾幗多矣讀竟太息又復起舞
僕謂天下試官皆婦人耳婦人中又皆登徒之妻河間
之女無不愛秋胡之金從使君之騎易所謂見金夫不
有躬也若閨閣憐才反過試官十倍無論昭容之賞延

清公主之薦摩詰卽旗亭畫壁雙鬟發聲此時王郎感
恩無地願拜座主而不辭也太白賦清平調上親調玉
笛以倚曲每遲其聲以媚之太真以頰梨七寶杯酌西
涼蒲萄酒笑飲斂繡巾再拜据本傳如此不止天子門
生真爲貴妃弟子矣假使太白當年果中狀元不過盲
宰相作試官耳設不幸出林甫國忠之門恥孰甚焉何
如玉環一顧榮于朱衣萬點乎太白聞之當浮大白絕
倒吾言然僕甫脫稿卽有罪我爲罵狀元者昔王漢陂
作杜甫遊春劇人謂其罵宰相今僕亦遭此謗何李白
杜甫之不幸而林甫力士接踵於世也此又僕之助公

太息者也

荅宋荔裳

接來札知連夕虎丘之游甚樂又欲唱和長調以紀其
勝僕謂今日虎丘變作生祠便覽至中秋左右則大似
北方人作集酒米魚肉油鹽醬醋無所不有不但無一
乾淨地并無一乾淨人矣袁中郎謂烏紗之橫阜隸之
俗今日游人比烏紗阜隸橫俗十倍先生乃欲和其光
同其塵耶十三之夕扁舟一過千人石上肩摩踵擊而
僕視之寂若無人遂興盡而返因賦水調歌頭云休待
玉簫徹我欲臥漁船此實錄也聊以發笑

荅黃九烟

辱贈扇頭十絕首云今朝喜得見尤侗見者無不怪之
僕解之曰白也詩無敵杜甫詩也飯顆山頭逢杜甫李
白詩也下此則不及汪倫送我情舊人惟有何戡在無
不呼名者又何怪焉不特此也人苟知已則行之可字
之可名之亦可卽呼之爲牛呼之爲馬亦無不可苟非
知己則稱之爲先生也直叱之爲小子耳尊之爲大人
也猶罵之爲老奴耳至於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
說則其人爲何如人哉白之名甫甫之名白先生之名
侗一也誠恐先生借僕名押韻耳苟僕而可名僕不朽

矣

西堂雜組二集 卷六

長洲尤 何悔菴謨

記 四首

世祖皇帝御書記

右 世祖章皇帝御書敬佛二大字以賜木陳老人刻石傳之以一本貽臣藏弄久矣今裝潢之次肅然瞻仰歡喜贊歎而因慨然有感焉夫佛者之說以爲求富貴得富貴求長壽得長壽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何所不得而寧復有求所不可知者壽耳乃以 世祖之雄才大略德教洽于天下而享年不永其于敬佛之報謂何

或者曰佛以無生爲道者也方欲遺落形骸以涅槃爲
解脫何有于壽者相乎然此二說皆非也夫佞佛以祈
福愚夫愚婦之事也學佛以了生死士大夫之見也豈
聖帝明王之心乎聖帝明王之心則主于敬而已矣周
頌有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其大雅曰敬天
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世祖之敬佛猶
之敬天云爾緬維順治十八年來兢兢業業祇祇威威
承 祖宗則敬奉 母后則敬悖九族則敬禮百官則
敬御萬民則敬至于昆蟲草木几杖盤盂無不敬也而
况西方大聖人乎故臣以爲敬之一字 世祖之心法

也佛者曰卽心卽佛 世祖之心法卽佛法也嗚呼
世祖皇帝上賓于天者已十年所矣其文謨武烈紀在
史冊者昭如日星之垂而天縱多能見之翰墨者猶輝
光日新若是其深仁厚澤漸于溥海內外下逮田夫婦
子謳思不忘矧臣小吏曾以詞賦受凌雲之知雖不獲
登殿陛依日月之末光而捧其遺墨如覲天顏咫尺焉
夫攀軒轅之弓且抱烏號之痛况手澤所存者乎是以
歡喜贊歎之餘不禁感慨繫之而繼以泣也昔宋仁宗
御書飛白歐陽修蘇軾並有記臣文采雖不及二子然
仰窺 世祖敬佛心法表而出之立言之旨于二子竊

有進焉故僭書下方并寓木陳老人用酬其意云

婉畫堂記

北平如斗大李之署贅其中僅合許爾官于斯吏于斯
民聚訟于斯退而揖客席不容膝嘻偏甚睨其西有楹
焉頽而墨夏五其雨浸淋爲塗泥乃命匠氏約之椽之
茅之絢之旣勤垣墉遂塗墜茨頽者興墨者明淋者燥
平也洩旬而落成仰而觀俛而思曰今而後賢士大夫
有教我以道者上座輔我以政者次惠我以文者次以
俗以私則勿入也久之聞然日至焉月至焉久之又聞
然予怪之已而喜予向謁鄉明府見門外車滿戶外屨

滿室中冠帶滿主人出客旅而迂之主人言客羣而譁
之躡足者附耳者竿牘而苞苴者自朝至于日中見客
益來主人益怠闢者亦益憊有客如此不如無有匪無
客且不如無室已矣今此邦之人落落晨星而有司之
庭宛在空谷雙槐鬱鬱百草芊芊旦則烏號其上下則
鶴唳其下岸幘長嘯予亦可形影自賓矣予雖然豈舍
客哉幸而過我此是客坐吾與客籌之乃顏曰婉畫而
銘之曰畫者直也直而故婉之時不可以激也與予畫
者誰未嘗至于偃之室也

水哉軒記

西堂雜錄二集
家有小園十畝之間中有池占其半焉予閒居多暇構
軒其上顏曰水哉每客至則與立而望坐而嘻飲食盤
桓高臥而不能去也客曰仲尼亟稱水哉水哉子又何
取于水也予曰吾何取哉夫水之爲物也大矣海有四
湖有五江有三澤有七推而至于津梁谿階洪洫涇瀨
之類不知其幾千萬也今以吾池當之不猶之載氛埃
乘測塵乎雖然方吾與子枕流而洗耳凌波而濯足清
風生于蘋末明月照乎漣漪鴈鷺交飛魚鰕澆漚邈然
自得不知崖涘雖納四海五湖三江七澤于其中而曠
若有餘也卽安得以海若河伯之見傲我濠上乎水哉

水哉亦取諸此而已若夫當暑而澄凝冰而冽排沙驅塵蓋取諸潔上浮天際中隱靈居窈冥恍忽蓋取諸虛屑雨奔雲穿山越洞鏗訇有聲蓋取諸動潮迴汝轉瀾合淪分光采滉漾蓋取諸文客曰子之取于水也恒矣子曰有進吾嘗學易而感焉乾坤之後屯蒙需訟師比其配皆水也六十四卦系涉川者十有三三至于終篇一曰旣濟再曰未濟厥旨何居賢人出險聖人入險見險能止蓋取諸坎客曰大乎水哉旨哉子之取于水也其有憂患乎甚矣吾子之言似夫子也

掛青亭記

亦園隙地耳問有樓閣乎曰無有有廊榭乎曰無有有
層巒怪石乎曰無有無則何爲乎園園之東南巋然獨
峙者有亭焉問有窗櫺欄檻乎曰無有有簾幙几席乎
曰無有無則何爲乎亭曰凡菩之園與亭皆以無爲貴
者也月令云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夫登高而望遠
未有快于是者忽然而有丘陵之隔焉忽然而有城市
之蔽焉忽然而有屋宇林莽之障焉雖欲首搔青天肯
決滄海而勢所不能今亭之內旣無樓閣廊榭之類以
束吾身亭之外又無丘陵城市之類以塞吾目廓乎百
里邈乎千里皆可招其氣象攬其景物以獻納于一亭

之中則夫白雲青山爲我藩垣丹城綠野爲我屏裯竹
籬茅舍爲我柴棚名花語鳥爲我供奉舉大地所有皆
吾有也又無乎哉由斯以論雖有亭如沉香不以易吾
亭園如沁水不以易吾園矣或曰亭名揖青者何亭之
西南鬱然相望者有山焉亭爲主人則山其客也吾聞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惡有終日相對而
不以禮相接者乎米南宮云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碑記二首

壽星菴碑記 并銘

壽星菴以城南得名故申大司馬所題也菴非古刹爲

畦丁藝植之所維草宅之法舟上人卜築于茲乃醫諸
主者然未嘗以半錐乞人亦未嘗敲梆帶索持簿沿門
化善男信女緡錢斗粟之施也率以朝夕禮拜之資纍
積其直得寸卽攻其寸得尺卽營其尺而又無儕輩邪
許之助不過一手一足爬汗擔重竭厥力而後已嗚呼
師之爲是役也可謂勞矣師自云經始之日葢荊河濱
四野蕭蕭時聞鬼哭聲與木魚相應嘗遇歲除瓶無餘
粒偶拾遺于路以辦香火之供旣而中夜剝啄鄰翁有
餉米者始給晨炊其拮据艱難若此今自堂徂基美哉
輪奐旁構精舍竹木翳如而又以衣鉢所儲裝成香像

猊牀花窟煙雲護之向者牧牛彈雀之場鬱爲鷄園鹿苑而孑然一老禮足者且繞座矣師于斯日不可告成功于我佛乎乃師恐以居者之逸忘作者之勞命予志其因緣勒之貞石以示後人俾與此菴偕不朽焉計師建菴歲在丙子距今甲辰予爲作記閱二十九年所銘曰

我行其野爰觀名藍鼓鐘互答花竹同參大地三千不離丈室依彼西方視此南極

季氏祠堂碑記

季氏之來舊矣於傳有之昔成季友桓之季也始震而

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
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既有大功于魯以爲上卿
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此季氏之始也或曰吳之有
季出自公子札公羊所云賢季子也二者必居一于是
矣雖然世之祖祖者吾惑焉禮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
祭于寢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然則
立乎今日而追三代以上之人雖吾祖宗皆其鬼也乃
世之人往往誇張前哲以自托于神明之胄而本支密
邇顧棄若遺焉吾見延陵之子必祭泰伯之祠隴西之
族常拜元皇之廟而過其丘隴有松楸不剪者矣相其

寢室有帷幙不具者矣嗚呼豈不悖哉虞山文村季氏
之世祠則可屈焉蓋世祠之設與家譜相表裏今之所
謂譜者因吳而及越舍齊而求楚五服弗親而四方是
問聞其姓之有顯者相與愛之敬之見其先之有達者
相與尸之祝之推其意將使疏者親而親者疏遠者近
而近者遠此勢利足以移人而孝友嫺睦之風所以日
衰也季氏之賢者曰元裳旣修家譜昭穆以序而厥兄
信之重立世祠如其譜焉夫使季氏侈然有自大之心
則曷不上溯魯之友吳之札以爲厥初生民而問其年
斷自建炎問其地則僅文村一鄉之人而已聞者疑而

小之然予按其譜自太常以下爲郎官者數人矣或以
儒學或以篤行或以吏治載在邑乘卓然有名是虞山
之望也何必慕高陽之苗裔攀子騫之華胄哉且文村
之祠創自嘉熙不知幾百年于茲矣國社之屋已非一
姓其間華堂大厦高臺曲池殘于兵火蕩于風雨者不
可勝數何有于季氏之祧今者仰視榱桷俯視几筵豆
籩無恙鐘簋如新豈無變遷賴後賢以存也元裳率其
二子從予游盛道信之之爲人敦本而尚義如此予故
樂得而述之季氏之興日可俟也其猶有兩公子之遺
風也夫

傳三首

湯卿謀小傳

吾友湯傳楹字子輔更字卿謀吳縣人也蓋爲諸生云
明嘉靖中有雙梧先生珍者以詩名君其裔也曾祖聘
尹吏科給事中祖一龍永明知縣父本沛刑部主事以
文學世其家君生而美風姿眉目如畫笑靨嗚然肌膚
冰雪芳蘭竟體每出道旁人爭目之曰此翩翩者佳公
子也婦丁氏少君一歲才色雙麗伉儷比肩若青鳥翡
翠之婉孌矣所居館娃里老屋數間自題荒荒齋圖史
參錯花木扶疎君匡坐其中晏如也堂舍久圯蓬蒿滿

徑門無闕者恒晝掩惟予輩二三子至輒叩門君聞卽
啓扉延入握手捉麈清談而已其他俗客罕有闖其座
者薄暮進登南樓與婦焚香煮茗剪燭夜話以爲笑樂
其風致如此視當世統袴子弟選聲練色與挾刺走名
場如鶩者夷然不屑也間值春秋美景招予買舟同汎
虎丘登眺永日或往來靈巖鄧尉支硎石湖間遇佳山
水憺蕩忘歸其略載諸記中賦性善愁嘗語予曰衛洗
馬人言愁我始欲愁吾固不因人愁也然亦不自知其
何故但一往情深爾又曰人生不可不儲三副痛淚一
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爲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

從來淪落不偶佳人予笑曰如君言豈有淚乾時耶體
素清羸多病婦亦如之藥煙半牀惆悵相憐惜也其感
懷遣興一寄之詩詩顧奇奧喜作驚人句大類長吉時
發穠艷倣西崑香奩體其古今文縱橫排蕩若決江河
每伸紙衮衮不能休既再試秋闈不遇爵邑不自得甲
申三月聞國變益悲憤發疾強起哭臨三日遂卒年二
十五矣丁夫人在病中擗踊長號曰君往矣妾何生爲
越一宿而絕嗚呼吾友可謂忠而夫人可謂烈矣惜乎
時方喪亂無有能表微者君性孝友事刑部公暨朱安
人盡孺子慕異母弟三人傳檄傳楷傳模篤愛無間言

故其歿也老人泣血宗族親黨哭之哀孤子阿雄八歲而殤僅存一女賢且孝適崑山徐元文順治己亥登狀元第嗣子萬耀檄出也有文名

尤侗曰卿謀死後數月有仙降乩大書曰湯傳楹青華府侍書金童丁氏傳言玉女也若是則幾乎仙矣然予總角初遇卿謀望其風姿如玉山珠樹恍然疑爲神仙中人及讀其詩歌文辭常飄飄有凌雲氣又斷以爲非人間人也豈待歿而後知其仙哉

瑤宮花史小傳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爲扶鸞之戲得遇瑤宮

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謫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騎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濕其標韻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旣爲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旣與予狎暱嘲戲百出一座闕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憮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繼黃鐘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

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
片雲歸自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
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
戴芙蓉冠插瑟瑟鈿朶着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
裙鴛鴦襪五色雲霞履妝束雅淡神姿艷發顧盼斌媚
不可描画舉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爲一物填壓
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缸明滅紙窗風
聲條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
頭兩次君爲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
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臟

竈鬼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親
吾與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下欷歔
旣而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
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鄰兩情眷眷
不遂病死君作一東焚告楚江云三生如不斷願結未
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續前盟矣遂請
于王母許于甲申二月降生趙地賜以玉璫一事翠鳳
履一雙花史賦鷓鴣天詞送之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
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
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煙霞客愛向

風前鬪柳腰楚江和云朝餐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
阿嬌却恨柳絲牽月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
醪依依不舍舊藍橋東君可許歸曩伴暫向塵封學楚
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
王母聞其以艷詞贈答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
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
魃木魅之疑也自爾踪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
江三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鈿車詣包山張碩
言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
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婚

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出游
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
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蹇修也
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
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記
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
人笑而譁之其辭曰登峰當登第一山娑娑屹立不可
攀巨靈顛屨崒爲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
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
閒爾乃坐青蓮遊玉田金鼎石室篆如煙團團握塵成

清談鐵笛一聲江天寒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
嘉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
陶然醉倒不知還呼吸三光應列斗巍峩兩山一畫剖
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合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
蓐收別館稱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
視昔登巔發狂號垂書作別真堪嘔仙兮仙兮不可及
髮髯斯遊不竟口我向瓊宮索記書大文千言若蝌蚪
其蟲書云

④世起④凡凡公妙妙已上平也本呂亦卯方左亦光
呂丑廿此必頁生冊頭中絲與辰豈甘兼妙功心民坐

夷性逐張黃及訖嘉苦木勤業豈暴令只望直性性
此言性尼亦神甘亦速速快哉性強豐足華一已能性
突成其業焉和性乃肉自火康強之世激一性氣平左
性一尹戊吃四牛辰危引快衆衆強矣助基不介性履
脈三牛氣成業強坐究公一業與強與巨勿瓜片切勿
反言筭性片每前与強黃屏也屠拳水煬也強可昭
勿初更也一性烟辰別引和和奔單也四古門無律考
起非傷鼎与與象半象半取也引亦象形性不每凶引
尹抄產策弱起介介与是詐絲修

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至

乩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鬢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卽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

花史每呼予爲展子

王貞女傳略

番禺屈大均傳王貞女事予讀而悲之爲輯其略曰貞女名秀文嘉定王文學女也少孤育于伯父前進士泰際兄楫汝教以書輒曉大義家人稱女博士云同邑項時鳴有子準早慧能讀書乙未秋隨母印氏往外家外家王氏戚也方有吉事以故進士妻徐氏文學妻張氏

借秀文在焉秀文儀止端莊矍目如畫準母見而悅之
注視不去謂其姒曰吾夜夢白衣大士以楊枝水洒吾
兒及一女今見秀文衣飾宛如夢中豈應爲吾婦耶姒
曰天緣也吾當爲媒遽告二氏二氏齊聲曰適含笑而
揖我者非此郎耶異哉吾兩人亦同有夢而諸姑皆曰
項郎美而才異日必貴以秀文配之真佳偶也于是準
母取金釧繫秀文臂副以絳紗白而今爲我婦矣酌酒
相賀極歡而罷時準九歲秀文八歲矣越數載時鳴以
訟家日落印氏亡矣準又試不售而進士長女適太倉
吳祭酒子一時姻婭悉貴顯秀文母心動泣謂徐氏曰

向以項郎富且能文必貴今若此吾何望焉且而女嫁宦家吾女字窶人子他日飢寒將大累吾女并累汝奈何徐氏無以應也適祭酒之親楊來求婚徐以語進士進士曰惡乎可姑令探秀文意秀文大驚曰伯父賢者何出此言向伯母以兒許項兒屬項久矣奈何以貧故背約進士聞而歎曰吾女讀書知大義吾不可奪其志遂謝楊氏其母恚曰女自我出何容他人主乎乃以好語誘其媒曰前項氏釧非精金幸爲我易之媒持以往久之不報則母以爲得計矣亡何進士以事往金陵乘間潛納朱宦之幣而以釵環授秀文曰兒行爲夫人矣

秀文驚問故涕泣不止念項遠居村落且貧不能娶今
朱氏子旦暮來贅事急矣惟死可免遂摘金耳環嚙之
腹痛不可忍醫進藥秀文揮之曰吾命也延至四日喧
傳數十里時鳴聞變亟使準請其叔母往叔母故媒也
抵寢所私問曰賢女垂危矣有何言秀文長吁曰吾何
言曰雖然吾爲項郎來奈何無一言秀文曰吾母又以
我受朱氏聘吾一死可以三全不違母命一也報吾姑
地下二也全吾節三也吾死無恨矣當是時秀文吞金
環已七日昏絕者數矣王氏有老姊以奇藥至家人挾
其齒灌之金環得出秀文復甦于是時鳴使客以義激

楫汝楫汝勃然起曰吾爲男子不及一弱女子耶且吾父遠出吾不主持人將咎吾母遂密與時鳴約以輿來明日準親迎秀文母怒詈曰薄福子必欲嫁窮兒以辱吾吾與若絕矣盡脫其簪珥衣服將撻之楫汝力解得釋登輿以歸項氏此丙午四月十一日事也秀文旣歸執婦道惟謹刺繡織組以供朝夕其姊適祭酒子者念其貧遺以金珠衣被弗受也然準益窮困欲改業爲商有楓涇沈先生珣者高其節歎曰王氏女甘爲貧賤婦項氏子終爲貧賤人耶乃召準曰而奉而父挈而婦來吾給而饘粥教而讀書準因移居楓涇以沈先生爲師

而所與沈先生游者多名士作爲詩歌以贊揚之稱秀文曰貞女云

吾友陸志熙過予而太息曰嗟乎貞女之節苦矣今更有苦于是者秀文旣從楓涇歸家徒壁立乃謂準曰母卽棄女女何忍離母相與歸寧冀其母之悔也母卒不禮焉秀文向積女紅百金扃室中出閤時倉皇未及攜索之于母母亦不肯予復驅之歸而時鳴客于揚州爲人所紿空其囊家又被盜于是項氏之貧無立錫矣播遷吾郡賃寄楓橋一載以近市湫隘復僦南園屋三舍以居其房主小人也亟徵其直掠器具以去且出惡聲

時鳴遂飲恨而死時嚴寒秀文解身所衣綿衣鬻棺木
有鄰陳氏亦出錢助之始得斂今歲準假蒙館以糊口
而秀文及幼弟小溪三人斗筲弗給也當秀文吞金環
時受創多病不能操作以是益窘予不忍坐視貞女之
凍餓以死也且爲之奈何予起而對曰今吳中大飢露
齒相望然苟可須臾活者尚思起溝壑而肉骨之况貞
女之大節較然者乎諸君子之詩歌贊揚亦至矣然使
坐視貞女之凍餓以死雖言如金石黼黻則何益哉請
傳其事以告同志必有指囷以贈者于是陸子條助法
如左

贊 二十六首

觀音大士贊

音從聞入而作觀觀耳目互治以度衆難法身變現八
萬四千我觀觀音只有一○

降龍禪師贊

昭昭乎龍之爲靈我視之如蠅蚋繫惟愛珠而忘其形
蓋無欲者制人而有欲者制于人如是降伏其心這漢
能讀金剛經也

壽星圖贊

是何老子三尺堂堂身有所短頭有所長睂如白雪面

若蒼霜迢迢曳杖偃僂循牆問其甲子手指扶桑或見而笑之曰翁之齒長矣而髮惡乎亡也蓋吾聞諸莊子曰此之謂葆光

采芝仙女贊

壽湯母

翩然來何仙子蘭香媿智瓊姊五銖衣百合履駕彩雲渡弱水採靈芝王母使獻阿姥壽千紀我欲酌之微啓齒曷不吹笙歌燕喜

鐵拐李贊

這箇醜漢渾名鐵拐前生雙手舞文變相折却一腿猛然夢醒回頭獨向蓬壺搖擺不知此拐多長且去討量

滄海

元岳伯川作鐵拐李傳奇前身爲鄭州孔目岳壽借
李屠屍還竄爲純陽所度云 自注

石樹上人船子廣放生贊

我聞佛說如筏喻者筏亦不留法尚應捨又聞菩薩乘
大願船船在河裏是船非禪下無卓錫上無片瓦騎牛
卽牛騎馬卽馬昔有船子今有石公眞如巨浪般若長
風鳶飛魚躍活潑潑地與汝調心正在此際衆生殺生
仁者放生不殺不放何德何爭垂絲千尺意在深淵離
鈎三寸得意忘言釣盡江波金鱗始遇悟徹無生放向

何處

山中一老衲無名字枯坐數年人疑其得道者一官
人造之問如何是禪答曰船在河裏曰不是這個船
曰我也不是這個禪又問如何是道答曰稻在田裏
曰不是這個稻曰吾也不是這個道官惘然而去闔

僧美中云

自注

金侍御贊

并序

予在右北平以錄囚再至保陽聞侍御金公

名範

闔門

殉難卓然儀之及交公猶子瑞枝未嘗不爲予流涕也
屬予筆焉行役旁午僅繫馬一拜椒山祠留題而去竊

欲述公之事以彰幽烈而未逮也越五年瑞枝來游吳
門予亦罷官歸里班荆道故復申前請予不敢以不文
辭拜手敬贊以志景行云

嗚呼侍御古之誠臣升朝高議焚草埋輪持斧入關鵬
鷲西秦十年銅馬四海黃巾神州沉陸宮闕生塵公擐
甲胄往來玉門還障保陽細柳新屯親援枹鼓堅臥城
闔悲歌一劍涕泣三軍赳赳季子戮力同辛追犇馘醜
賊氣爲吞君亡國破何有臣身臣力竭矣雖陽殉巡躍
馬赴敵從以霽雲握拳透爪嚙齒穿齧慷慨就義從容
成仁寒泉并冽止水齊芬流離翟第慘淡羅裙一門鬼

錄千載威神公歸何所在帝之宸名高河岳氣塞乾坤
蕭蕭易水長照忠魂

重題湯卿謀遺像贊

嗚呼吾友之存也二十五年亡也亦二十五年其冤鬼
不知化爲何物而紙上之笑貌依然以爲是耶何呼之
不應似于我乎無緣以爲非耶何幽明異路不禁淚下
之如泉是故吾疑死者之能以冥志而生者之猶以情
牽也予之馬齒視子倍矣而憧憧未進于道安得起于
于九泉相與叅空空而叩玄玄乎知其說者在莊子南
華第二篇也

卿謀遺像予于甲申題贊忽忽二十五年展卷泫然
感念故人如在初沒竊謂發無益之悲不若坐進此
道遂廢舊辭別綴數語既慰逝者亦以自廣并塞雲
洲太公之請云時戊申正月望日 自注

張子游画本師曾波臣黃松石遺像贊

有客披圖忽見二老衣冠甚偉相視而笑疑是橘叟將
無商皓客曰不然先生之號松石波臣滇南嶺表同在
阿堵傳神寫照質有其文技進乎道子張子游及門克
肖昔者瓣香今也宿草每見必作長跪受教此意千古
豈惟善貌客乃收卷歎息絕倒

申介公姑夫遺像贊 又號歇菴

青白眼雌黃口硯壘胸霹靂手不如意十八九讀離騷
飲醇酒了一生足不朽任人呼牛馬走爲歇翁爲介叟
同歸乎無何有

王子松遺像贊

吁嗟先生貌何古也書冊茗椀意何樹也寒梅翠竹景
何楚也蒿簪藜杖白頭侶也酥酪醞乳四子各得其所
也尚有典型歸何許也吾未見其人然而望之儼然呼
之或語也

黃坦若遺像贊

嗚呼此爲黃先生之遺像角巾深衣德容可仰左圖右
史道風可想濁酒素琴幽懷可賞若其采菊東籬宛今
日之陶元亮也斯人往矣有子黃香追其衣冠哀慕旁
皇畢然高望儼然在堂其亦老子所云死而不亡者夫

張以中鏡影贊

并序

昔張子野號張三影又號張三中若先生之影一鏡影
也先生之中一影中也去影著中有以也夫乃爲贊曰
若說影在鏡中掩鏡時影何處住若說鏡在影中收影
時鏡何處去鏡乎影乎是一是二非假非真吾不得而
知問之雲蘿主人

先生自號

髯丹贊

古之髯者軼倫超羣丹則豈敢庶幾參軍昔也執戈矯
矯虎臣今也負杖悠悠逸民黑髯如故白髯如新問年
幾何甲子一巡朝城暮鄉數米筭薪二毛雖多不能庇
唇舉世巾幗貌似婦人和君之面見髯而嗔何不摘却
聊以效顰

金亦陶運甓圖贊

吾聞陶公分陰是惜開府廣南朝暮運甓慷慨中原庶
幾竭力後有君子命名自策予手拮据不敢暇逸三事
大夫燕燕居息身將隱矣劬勞何益僕亦擬陶志在彭

澤歸去來兮南窗容膝日運酒甕菊花之側

張登子像贊

一片石悠然坐尊在右琴橫左抱膝吟盤礴羸美嬋娟
二女果巧笑嗟佩玉儼戲三昧天花墮入紅幕排青瑣
松菊徑書画舸子爲誰無不可形與影有分麼周旋久
寧作我

靜觀居士像贊

彼何人斯不衫不履冠着鹿皮手揮麈尾時而咏歌圖
書橫几時而盤礴煙嵐滿紙時而臨池龍蛇頡頏時而
篆石雲雷籀史終焉賣藥一壺一匕不試故藝多能寧

鄙生于黃山遷于剡水隱于吳市子好游乎不遠千里
九州八五岳四吾不知其所止人皆呼爲子程子蓋深
合乎明道先生之自得而爲靜觀居士者與

沈逢吉僧裝像贊

是何居士幻現瞿曇趙州草鞋青州布衫清淨身爲勝
具廣長舌作叢談刀割逢場拂子江山到處伽藍任喚
休文昭略誰辨雪竇雲巖尺幅漢胡俱現一人儒墨能
兼大似文殊出定未許婆子燒菴我有老僧小影與君
對面同參

錢大可像贊

希夷嘗歎淡成斯人急流勇退先生豈其苗裔早賦遂
初无悔昔年良二千石今入松風夢寐幼輿宜着山巖
季鷹方飽鱸膾又聞選佛塲中參破本來三昧吾欲問
以真如抱膝超然不對

李樂聖像贊

其蟠根也爲青蓮之苗裔其鳴琴也在昌黎之舊地今
且手持百人誦鳩摩之千偈噫嘻以白鬚之老公弄黃
口之小孫方與之爲嬉戲也

小影自贊

半村半郭一丘一壑三箇草亭兩條略約竹枝柳枝雜

植花藥童子垂綸亦知魚樂然而夫夫也瞪目不言低
眉色削箕踞無禮科頭赤脚蓋其年將遲暮遇復淪落
感萬物之不平哀吾生之靡託宜其慷慨傷懷頽然自
放于寂寞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或呼之爲牛馬乎則
諾

吳梅村先生題云長楊苑裏呼才子孤竹城邊話使
君移作漁磯便垂釣故山箕踞一溪雲遂初重把舊
堂開故相家聲出異才莫向盧龍夢關塞此生何必
回雲臺故相謂先文簡公也致政後築遂初堂云自注

鍾子夔牧牛圖贊

牛何之在中野誰來思簞笠者鬻皮羶扣角假咄鍾子
獨瀟酒水潺潺前溪蕩草茸茸斜陽下飲之食之聊自
寫牛乎牛乎君莫捨君不見長安馬

陳澹菴像贊

鍾山之下太丘隱處道風卓然鬚眉俱古板輿吳趨國
杖容與誰傳阿堵杜君白雨喬松怪石令子筆補先生
視之笑而不語令子謂幼木廣文也

允聞和尚遺像贊

這個老漢喚作允聞聞乃觀音入理之門晦堂樺香香
巖竹聲聞根雖寂聞性長存我呼則應應者何人是阿

羅漢五百一尊

百丈鑿地次一僧聞鼓鳴舉鑿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觀音入理之門既歸院問僧見何道理僧曰適來肚飢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

自注

天機子像贊

并序

古之知止者賢哉二大夫然其年已老矣白樂天七十致仕而曰達哉達哉白樂天此如白頭寡婦自誇守節可笑也惟錢若水年未四十卽解樞務雖激于太宗之言然急流勇退華山預決之矣龍丘余孺子先生官居翰苑春秋甫壯早賦遂初久而不悔介如石焉陶潛有

云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
之心鴻飛冥冥斯人而已予心儀既久因覩是圖遂爲
作贊

仕宦不止車生耳非不愛熱官思之爛熟耳不知者稱
爲太史其知者題爲高士不如自號曰天機子天機子
爲誰宛然一孺子也

孝貞女贊

吾友計甫草有才子準早夭甫草哭之哀爲作思子亭
其所聘婦朱氏景昭爲吾友旣庭季女十年不字鬱鬱
以沒旣庭亦哭之哀如甫草之思其子焉古之列女或

以節著或以烈名而論者有謂慷慨易而從容難予以
爲其致一也特秉性有剛柔之異剛者矢死同穴一決
而已柔者志在從夫而不忍違其父母婉婉膝下盡瘁
後已終于致命下報所天故孝與貞兩全焉則景昭之
謂矣予覽乃翁之傳悲且敬之遂系以贊

唐宮女史有宋若昭之子嗣徽大家齊標爰字茂才取
璧妃璠春紅靄碎夏綠霜凋女心傷悲形在神銷長齋
布素禮佛昏朝左篋右帨勉答劬勞籲天祈死願從兩
髦翬氣所之攜手逍遙令名不朽壽等松喬

磔鼠判

予舟中所作北征詩繕寫成帙一夜爲鼠竊去嚼食殆盡予有憤焉戲爲此辭

制問御史大夫蓋秦亡二世過首焚書漢約三章法嚴
肱篋蠹茲劇鼠篡在輕舟常作水嬉已甘木食何乘昏
夜遂盜新詩尋章摘句入爾口中斷簡殘編遺我牀下
夫子雲奇字覆瓿猶羞長吉錦囊投廁爲辱矧遭此厄
更倍前賢批風切月祇供穿屋之牙煮鶴焚琴盡果飲
河之腹嗚呼義聖坤乾龜龍爭負淮南鴻烈鷄犬同升
不遇鳳銜反逢鴟嚇天之將喪蟲又何知顧蠹魚割裂

且操一字之誅况麤鼠并吞可漏五刑之律李斯若見
惡甚偷倉張湯尚存罪浮竊肉可付刺姦大將軍苗氏
磔殺如律施行

檄
一首

逐松鼠檄

蓋聞五松大夫允稱上爵七松處士雅號清流種既出
于龍鱗形亦同于馬鬣何來鼠子猥玷嘉名始則聚族
蟠根繼而騰身偃蓋猶藏墟墓豈入門庭遽窺伺于簷
牙漸跳梁于屋角倏來倏逝捷若鳥飛乍嘯乍啼卓如
人立伏欒櫨爲三窟穿棹楔者兩端奔走鴟張招搖狼

藉積成罪案難貫刑書若夫鄴侯架上不乏縹緗少文
壁間豈無卷軸爾則橫加擗捨浪肆吞銜青簡丹經裂
爲尺寸金題玉躐不辨東西甚至筆牀硯匣恣意沾汗
棊局薰爐傾身顛倒爾罪一也冰壺甕裏尚剩黃齋步
兵廚中偶遺鹽豉爾則潛游几案大索盃盤曾無鷺炙
輒欲膏唇未是寵羹頻加染指甚至陶潛瓶粟轉運無
遺畢卓酒池拍浮不厭爾罪二也鶴翎芍藥移自洛陽
燕尾芳蘭遷從閩越爾則公然攀折率爾芟夷九畹未
紫已斷方苞一捻初紅先揉蓓蕾甚至七賢林下啄盡
龍孫二女江邊抽殘稚子爾罪三也有此三罪宜罷五

刑姑寬兩觀之誅薄示四荒之逆速離堂戶仍返山林
任託社以何難量飲河而無忌倘其栖遲舊穴擾攘高
齋我則懸網以須迎猫而至掩之牆壁繫以銀鐺身將
不保雖掉尾而誰憐類且無噍卽抱頭而恐後空思泣
血毋致噬臍此檄

制一首

戲封苟變關內侯制

夫老熊臥道將軍所以聞名獬豸觸邪御史無須識字
但使予有禦侮卽爲王之爪牙咨爾執金吾苟變高辛
苗裔北斗精靈召太保底貢成書穆天子重工列傳佐

真人于泗上功次蕭何從帝子于雲中仙同伍被忤唐
堯而非罪似孔子其何嫌及爾當關職維禁夜盧之令
令附以韓魏之家鵠之疆疆而有宋朝之美力稱赤虎
智號烏龍起自白衣氣感風雲之會尊爲黃耳望高鼎
鉉之名是用守我九重司其五夜警寤人之擊柝拒暴
客之探丸雖使紅線神通莫取黃金之盒孟嘗狡詐難
攜狐白之裘兼之性好驅馳技能校獵游長楊之苑手
獲三狐騁雲夢之津角摧五鹿王良造父願爲執鞭子
雲相如喜于操筆豈止咸陽門外逐丞相以東征華子
岡前迎山人而西邁昔鄧颺三子尚列臺中李俊五君

儼然門下走既先于牛馬坐宜續于貂蟬爰褒猿臂之
功允稱羊頭之職故遣山君白額持節封爾為關內侯
實食萬戶嗚呼才堪五百乘鷄卵奚傷勇敵三千人虎
賁不讓六子之位終在少男五行之書上應列宿斯乃
天之所祐可以人而不如勉爾日新俾予風動欽哉